

集部

文艺论评

四库家藏

綱領

曰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
程氏曰思也○

文心雕龙

文则

艺概

文评散篇选编(外七种)



提 要

《文心雕龙》，南朝梁刘勰撰。刘勰（约 465 ~ 约 532 年），字彦和。东莞莒（今山东莒县）人，世居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。仕梁，任奉朝请、东宫通事舍人等职。所著《文心雕龙》，立论精辟，体系完整，为文学理论巨著。

本书今以黄叔琳校本为底本（用道光十三年两广节署刊黄注纪评本），以唐写本残卷为主要校本（用上海书店 1991 年出版林其铤、陈凤金集校本），参以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）、杨明照《文心雕龙校注》（中华书局 1961 年版）。校勘原则，凡不妨碍理解之一般异文，仍依底本，不予出校。唯底本窒碍难通，或校本、参校本显然于义为优者，则在校记中标出。

集部

文
艺
论
评

文

心

雕

龙

○ 提
要



目 录

【卷第一】

原道	1
征圣	2
宗经	3
正纬	4
辨骚	5

【卷第二】

明诗	8
乐府	9
诠赋	11
颂赞	12
祝盟	13

【卷第三】

铭箴	17
诔碑	18
哀吊	19
杂文	20
谐隐	22



【卷第四】

史传	25
诸子	27
论说	28
诏策	30
檄移	32

【卷第五】

封禅	34
章表	35
奏启	36
议对	38
书记	39

【卷第六】

神思	43
体性	44
风骨	45
通变	46
定势	47

【卷第七】

情采	49
鎔裁	50
声律	51
章句	52
丽辞	53



【卷第八】

比兴	55
夸饰	56
事类	57
练字	58
隐秀	60

【卷第九】

指瑕	62
养气	63
附会	64
总术	65
时序	66

【卷第十】

物色	70
才略	71
知音	73
程器	74
序志	76

集部

文
艺
论
评

文

心

雕

龙

○
目
录



卷 第 一

原 道 第 一

文之为德也，大矣；与天地并生者，何哉？夫玄黄色杂，方圆体分，日月叠璧，以垂丽天之象；山川焕绮，以铺理地之形：此盖道之文也。仰观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两仪既生矣。惟人参之，性灵所钟，是谓三才，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。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万品，动植皆文。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云霞雕色，有逾画工之妙；草木贲华，无待锦匠之奇。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至于林籁结响，调如竽瑟；泉石激韵，和若球铎。故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。夫以无识之物，郁然有彩；有心之器，其无文欤！

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极，幽赞神明，《易》象惟先。庖牺画其始，仲尼翼其终，而乾、坤两位，独制《文言》。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！若乃河图孕乎八卦，洛书韞乎九畴，玉版金镂之实，丹文绿牒之华，谁其尸之？亦神理而已。自鸟迹代绳，文字始炳，炎、皞遗事，纪在《三坟》，而年世渺邈，声采靡追。唐、虞文章，则焕乎始（冯本作“为”）盛：元首载歌，既发吟咏之志；益、稷陈谟，亦垂敷奏之风。夏后氏兴，业峻鸿绩，九序惟歌，勋德弥缙。逮及商、周，文胜其质，雅颂所被，英华日新。文王患忧，繇辞炳曜，符采复隐，精义坚深。重以公旦多材，振其徽烈，制诗缉颂，斧藻群言。至夫子继圣，独秀前哲，鎔钩六经，必金声而玉振；雕琢情性，组织辞令，木铎起而千里应，席珍流而万世响，写天地之辉光，晓生民之耳目矣。

爰自风姓，暨于孔氏，玄（一作元）圣创典，素王述训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设教。取象乎河洛，问数乎蓍龟，观天文以极变，察



人文以成化，然后能经纬区宇，弥纶彝宪，发辉^[1]事业，彪炳辞义。故知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，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匮。《易》曰：“鼓天下之动者，存乎辞。”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乃道之文也。

赞曰：

道心惟微，神理设教。光采玄圣，炳耀仁孝。

龙图献体，龟书呈貌。天文斯观，民胥以效。

征 圣 第 二

夫作者曰“圣”，述者曰“明”，陶冶性情，功在上哲。夫子文章，可得而闻，则圣人之情，见乎文^[2]辞矣。先王圣化^[3]，布在方册；夫子风采，溢于格言。是以远称唐世，则焕乎为盛；近褒周代，则郁哉可从：此政化贵文之征也。郑伯入陈，以文（一作“立”）辞为功；宋置折俎，以多文举礼：此事迹贵文之征也。褒美子产，则云“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”；泛论君子，则云“情欲信，辞欲巧”：此修身贵文之征也。然则志足而言文，情信而辞巧，乃含章之玉牒，秉文之金科矣。

夫鉴周日月，妙极机（疑作“几”）神；文成规矩，思合符契。或简言以达旨，或博文以该情，或明理以立体，或隐义以藏用。故《春秋》一字以褒贬，丧服举轻以包重，此简言以达旨也。《邶诗》联章以积句，《儒行》缚说以繁辞，此博文以该情也。书契断决以象“夬”，文章昭晰以象^[4]“离”，此明理以立体也。“四象”精义以曲隐，“五例”微辞以婉晦，此隐义以藏用也。故知繁略殊形，隐显异术，抑引随时，变通会适。征之周、孔，则文有师矣。

是以子政论文，必征于圣；稚圭劝学，必宗于经。《易》称“辨物正言，断辞则备”，《书》云“辞尚体要，弗惟好异”，故知正言所以立辩^[5]，体要所以成辞。辞成无好异之尤，辩^[6]立有断辞之义。虽精义曲隐，无伤其正言；微辞婉晦，不害其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，正言共精义并用，圣人之文章，亦可见也。颜阖以为“仲尼饰羽而画，徒事华辞”，虽



欲皆圣，弗可得已。然则圣文之雅丽，固衔华而佩实者也。天道难闻，犹或钻仰；文章可见，胡宁勿思！若征圣立言，则文其庶矣。

赞曰：

妙极生知，睿哲惟宰。精理为文，秀气成采。

鉴悬日月，辞富山海。百龄影徂，千载心在。

宗 经 第 三

三极彝训，其书言^[7]“经”。经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鸿教也。故象天地，效鬼神，参物序，制人纪，洞性灵之奥区，极文章之骨髓者也。皇世《三坟》，帝代《五典》，重以《八索》，申以《九邱》，岁历绵暖，条流纷糅，自夫子删述，而大宝咸耀。于是《易》张“十翼”，《书》标“七观”，《诗》列“四始”，《礼》正“五经”，《春秋》“五例”，义既极乎性情，辞亦匠于文理，故能开学养正，昭明有融。然而道心惟微，圣谟卓绝，墙宇重峻，而吐纳自深。譬万钧之洪钟，无铮铮之细响矣。

夫《易》惟谈天，入神致用，故《系》称旨远辞文，言中事隐，韦编三绝，固哲人之骊渊也。《书》实记言，而训诂茫昧，通乎《尔雅》，则文意晓然。故子夏叹《书》“昭昭若日月之明，离离如星辰之行”，言昭灼也。《诗》主言志，诂训同《书》，摘风裁兴，藻辞谲喻，温柔在诵，故最附深衷矣。《礼》以立体，据事制范，章条纤曲，执而后显，采掇生^[8]言，莫非宝也。《春秋》辨理，一字见义：“五石”、“六鹢”，以详略成文；“雉门”、“两观”，以先后显旨；其婉章志晦，谅以邃矣。《尚书》则览文如诡，而寻理即畅；《春秋》则观辞立晓，而访义方隐；此圣人^[9]之殊致，表里之异体者也。至根柢槃深，枝叶峻茂，辞约而旨丰，事近而喻远，是以往者虽旧，余味日新，后进追取而非晚，前修文^[10]用而未先，可谓泰山遍雨，河润千里者也。

故论、说、辞、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；诏、策、章、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；赋、颂、歌、赞，则诗立其本；铭、诔、箴、祝，则《礼》总其端；纪、传、



铭^[11]、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：并穷高以树表，极远以启疆，所以百家腾跃，终入环内者也。若稟经以制式，酌雅以富言，是仰山而铸铜，煮海而为盐也。故文能宗经，体有六义：一则情深而不诡，二则风清而不杂，三则事信而不诞，四则义直而不回，五则体约而不芜，六则文丽而不淫。扬子比雕玉以作器，谓五经之含文也。夫文以行立，行以文传，四教所先，符采相济。励德树声，莫不师圣；而建言修辞，鲜克宗经。是以楚艳汉侈，流弊不还；正末归本，不其懿欤！

赞曰：

三极彝道，训深稽古。致化归一，分教斯五。

性灵熔匠，文章奥府。渊哉铄乎，群言之祖。

正 纬 第 四

夫神道阐幽，天命微显，马龙出而大《易》兴，神龟见而《洪范》耀。故《系辞》称“河出图，洛出书”，圣人则之，斯之谓也。但世复文隐，好生矫诞，真虽存矣，伪亦凭焉。夫六经彪炳，而纬候稠迭；《孝》《论》昭皙，而《钩》《谶》葳蕤。按经验纬，其伪有四：盖纬之成经，其犹织综，丝麻不杂，布帛乃成；今经正纬奇，倍擿千里，其伪一矣。经显，圣训也；纬隐，神教也。圣训宜广，神教宜约，而今纬多于经，神理更繁，其伪二矣。有命自天，乃称符谶，而八十一篇，皆托于孔子，则是尧造绿图，昌制丹书，其伪三矣。商周以前，图箓频见，春秋之末，群经方备，先纬后经，体乖织综，其伪四矣。伪既倍擿，则义异自明，经足训矣，纬何豫焉！

原夫图箓之见，乃昊天休命，事以瑞圣，义非配经。故河不出图，夫子有叹，如或可造，无劳喟然。昔康王河图，陈于东序，故知前世符命，历代宝传，仲尼所撰，序录而已。于是伎^[12]数之士，附以诡术，或说阴阳，或序灾异，若鸟鸣似语，虫叶成字，篇条滋蔓，必假孔氏。通儒讨核，谓起哀、平，东序秘宝，朱紫乱矣。至于光武之世，笃信斯术，风化

所靡，学者比肩。沛献集纬以通经，曹褒撰讖以定礼，乖道谬典，亦已甚矣。是以桓谭疾其虚伪，尹敏戏其深瑕^[13]，张衡发其僻谬，荀悦明其诡诞。四贤博练，论之精矣。

若乃羲、农、轩、皞之源，山渎钟律之要，白鱼赤乌之符，黄金紫玉之瑞，事丰奇伟，辞富膏腴，无益经典，而有助文章。是以后来辞人，采摭英华，平子恐其迷学，奏令禁绝；仲豫惜其杂真，未许煨燔。前代配经，故详论焉。

赞曰：

荣河温洛，是孕图纬。神宝藏用，理隐文贵。

世历二汉，朱紫腾沸。芟夷滂诡，糅其雕蔚。

辨骚第五

自风雅寝声，莫或抽绪，奇文郁起，其《离骚》哉！固已轩翥诗人之后，奋飞辞家之前，岂去圣之未远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昔汉武爱《骚》，而淮南作传，以为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。蝉蜕秽浊之中，浮游尘埃之外，皜然涅而不缁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班固以为露才扬己，忿怼沉江，羿、浇、二姚，与左氏不合；昆仑、悬圃^[14]，非经义所载；然其文辞丽雅，为词赋之宗，虽非明哲，可谓妙才。王逸以为诗人提耳，屈原婉顺，《离骚》之文，依经立义；驹虬、乘翳，则时乘六龙；昆仑、流沙，则禹贡敷土；名儒辞赋，莫不拟其仪表，所谓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者也。及汉宣嗟叹，以为皆合经术；扬雄讽味，亦言体同诗雅。四家举以方经，而孟坚谓不合传，褒贬任声，抑扬过实，可谓鉴而弗精，玩而未核者也。

将核其论，必征言焉。故其陈尧舜之耿介，称汤武之祇敬，典诰之体也；讥桀纣之猖披，伤羿浇之颠陨，规讽之旨也；虬龙以喻君子，云蜺以譬谗邪，比兴之义也；每一顾而掩涕，叹君门之九重，忠怨之辞也。观兹四事，同于风雅者也。至于托云龙，说迂怪，丰隆求宓妃，鸩^[15]



鸟媒娥女，诡异之辞也；康回倾地，夷羿弹日，木夫九首，土伯三目，谲怪之谈也；依彭咸之遗则，从子胥以自适，狷狭之志也；士女杂坐，乱而不分，指以为乐，娱酒不废，沉湎日夜，举以为欢，荒淫之意也。摘此四事，异乎经典者也。故论其典诰则如彼，语其夸诞则如此，固知《楚辞》者，体慢^[17]于三代，而风雅^[18]于战国，乃雅颂之博徒，而词赋之英杰也。

观其骨鲠所树，肌肤所附，虽取熔经意，亦自铸伟辞。故《骚经》《九章》，朗丽以哀志；《九歌》《九辩》，绮靡以伤情；《远游》《天问》，瑰诡而惠巧；《招魂》《招隐》，耀艳而深华；《卜居》标放言之致，《渔父》寄独往之才。故能气往轹古，辞来切今，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矣。自《九怀》以下，遽蹶其迹，而屈、宋逸步，莫之能追。

故其叙情怨，则郁伊而易感；述离居，则怆怆而难怀；论山水，则循声而得貌；言节候，则披文而见时。是以枚、贾追风以入丽，马、扬沿波而得奇，其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。故才高者菟其鸿裁，中巧者猎其艳辞，吟讽者衔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若能凭轼以倚雅颂，悬轡以驭楚篇，酌奇而不失其真^[19]，玩华而不坠其实，则顾盼可以驱辞力，咳唾可以穷文致，亦不复乞灵于长卿，假宠于子渊矣。

赞曰：

不有屈原，岂见《离骚》。惊才风逸，壮志烟高。

山川无极，情理实劳。金相玉式，艳溢缙毫。

[1]《御览》卷五八五引作“挥”。

[2]唐写本无“文”字。

[3]唐写本作“教”。

[4]唐写本作“效”。

[5][6]唐写本作“辨”。

[7]唐写本作“曰”。



- [8]唐写本作“片”。
- [9]唐写本作“文”。
- [10]唐写本作“久”。
- [11]唐写本作“盟”。
- [12]唐写本作“枝”。
- [13]唐写本“深瑕”作“浮假”。
- [14]唐写本作“玄”。
- [15]唐写本“丰”上有“驾”字。
- [16]唐写本“鸬”上有“凭”字。
- [17]唐写本作“宪”。
- [18]唐写本作“杂”。
- [19]唐写本作“贞”。

集部

文
艺
论
评

文

心

雕

龙

○卷第一

卷 第 二

明 诗 第 六

大舜云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。”圣谟所析，义已明矣。是以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舒文载实，其在兹乎！诗者，持也，持人情性。《三百》之蔽，义归无邪，“持”之为训，有符焉尔。

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昔葛天氏乐辞云^[1]，《玄鸟》在曲；黄帝《云门》，理不空绮^[2]。至尧有《大唐》之歌，舜造《南风》之诗，观其二文，辞达而已。及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；太康败德，五子咸怨^[3]，顺美匡恶，其来久矣。自商暨周，雅颂圆备，四始彪炳，六义环深。子夏监^[4]“绚素”之章，子贡悟“琢磨”之句，故商、赐二子，可与言诗。自王泽殄竭，风人辍采，春秋观志，讽诵旧章，酬酢以为宾荣，吐纳而成身文。逮楚国讽怨，则《离骚》为刺；秦皇灭典，亦造《仙诗》。汉初四言，韦孟首唱，匡谏之义，继轨周人。孝武爱文，《柏梁》列韵，严、马之徒，属辞无方。至成帝品录，三百余篇，朝章国采，亦云周备，而辞人遗翰，莫见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，见疑于后代也。按《召南·行露》，始肇半章；孺子《沧浪》，亦有全曲；《暇豫》优歌，远见春秋；《邪径》童谣，近在成世；阅时取证^[5]，则五言久矣。又《古诗》佳丽，或称枚叔，其《孤竹》一篇，则傅毅之词，比采（一作“类”）而推，两汉之作乎^[6]？观其结体散文，直而不野，婉转附物，怊怅切情，实五言之冠冕也。至于张衡怨篇，清典可味；仙诗缓歌，雅有新声。暨建安之初，五言腾踊。文帝、陈思，纵辔以骋节；王、徐、应、刘，望路而争驱；并怜风月，狎池苑，述恩荣，叙酣宴，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。造怀指事，不求纤密之巧；驱辞逐貌，唯取昭晰之能。此其所同也。乃^[7]正始明道，

诗杂仙心，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浅，唯嵇志清峻，阮旨遥深，故能标焉。若乃应璩《百一》，独立不惧，辞谲义贞，亦魏之遗直也。晋世群才，稍入轻绮，张、潘、左陆，比肩诗衡，采缛于正始，力柔于建安，或析文以为妙，或流靡以自妍，此其大略也。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风，嗤笑徇务之志，崇盛亡机之谈。袁、孙已下，虽各有雕采，而辞趣一揆，莫与争雄，所以景纯仙篇，挺拔而为俊矣。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，偏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竞也。

故铺观列代，而情变之数可监^[8]；撮举同异，而纲领之要可明矣。若夫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；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；华实异用，唯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润，茂先凝其清，景阳振其丽，兼善则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则太冲、公休。然诗有恒裁，思无定位，随性适分，鲜能通圆。若妙识所难，其易也将至；忽之为易，其难也方来。至于三六杂言，则出自篇什；离合之发，则明^[9]于图讖；回文所兴，则道原为始；联句共韵，则《柏梁》余制。巨细或殊，情理同致，总归诗圃，故不繁云。

赞曰：

民生而志，咏歌所含。兴发皇世，风流《二南》。

神理共契，政序相参。英华弥缛，万代永耽。

乐府第七

乐府者，声依永，律和声也。钧天九奏，既其上帝；葛天八阙，爰乃皇时。自《咸》《英》以降，亦无得而论矣。至于涂山歌于“候人”，始为南音；有娥谣乎“飞燕”，始为北声；夏甲叹于东阳，东音以发；殷整思于西河，西音以兴。音声推移，亦不一概矣。匹夫庶妇，讴吟土风，诗官采言，乐官被律，志感丝篁，气变金石。是以师旷观风于盛衰，季札鉴微于兴废，精之至也。

夫乐本心术，故响浹肌髓，先王慎焉，务塞淫滥。敷训胄子，必歌



九德，故能情感七始，化动八风。自雅声浸微，溺音腾沸，秦燔乐经，汉初绍复，制氏纪其铿锵，叔孙定其容与，于是武德兴乎高祖，四时广于孝文，虽摹韶夏，而颇袭秦旧，中和之响，阙其不还。暨武帝崇礼，始立乐府，总赵代之音，撮齐楚之气，延年以曼声协律，朱、马以骚体制歌。《桂华》杂曲，丽而不经；《赤雁》群篇，靡而非典。河间荐雅而罕御，故汲黯致讥于《天马》也。至宣帝雅颂，诗效《鹿鸣》。迨及元、成，稍广淫乐，正音乖俗，其难也如此。暨后^[10]郊庙，惟杂^[11]雅章，辞虽典文，而律非夔、旷。至于魏之三祖，气爽才丽，宰割辞调，音靡节平。观其“北上”众引，“秋风”列篇，或述酣宴，或伤羁戍，志不出于淫荡，辞不离于哀思，虽三调之正声，实《韶》《夏》之郑曲也。逮于晋世，则傅玄晓音，创定雅歌，以咏祖宗。张华新篇，亦充庭万。然杜夔调律，音奏舒雅；荀勖改悬，声节哀^[12]急，故阮咸讥其离声，后人验其铜尺。和乐精妙，固表里而相资矣。

故知诗为乐心，声为乐体；乐体在声，瞽师务调其器；乐心在诗，君子宜正其文。“好乐无荒”，晋风所以称远；“伊其相谗”，郑国所以云亡。故知季札观辞，不直听声而已。若夫艳歌婉变，怨志诀绝，淫辞在曲，正响焉生！然俗听飞驰，职竞新异。雅咏温恭，必欠伸鱼睨；奇辞切至，则拊髀雀跃。诗声俱郑，自此阶矣。凡乐辞曰诗，诗声曰歌，声来被辞，辞繁难节，故陈思称李^[13]延年闲于增损古辞，多者则宜减之，明贵约也。观高祖之咏“大风”，孝武之叹“来迟”，歌童被声，莫敢不协。子建、士衡，咸有佳篇，并无诏伶人，故事谢丝管。俗称乖调，盖未思也。至于阮（俞美长云：疑作“轩”）伎（疑作“岐”）《鼓吹》，汉世《铙》《挽》，虽戎丧殊事，而并^[14]总入乐府。缪袭所致，亦有可算焉。昔子政品文，诗与歌别，故略具乐篇，以标区界。

赞曰：

八音摘文，树辞为体。讴吟垌野，金石云陛。

韶响难追，郑声易启。岂惟观乐，于焉识礼。



论 赋 第 八

诗有六义，其二曰“赋”。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。昔邵公称“公卿献诗，师箴赋”。《传》云：“登高能赋，可为大夫。”《诗序》则同义，《传》说则异体，总其归涂，实相枝干。刘向云：“明不歌而颂。”班固称：“古诗之流也。”至如郑庄之赋“大隧”，士芳之赋“狐裘”，结言掇^[15]韵，词自己作，虽合赋体，明而未融。及灵均唱《骚》，始广声貌。然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也。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，宋玉《风》《钓》，爰锡名号，与诗画境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遂（许云：当作“迷”）客主以首引，极声貌以穷文，斯盖别诗之原始，命赋之厥初也。

秦世不文，颇有杂赋。汉初词人，顺流而作，陆贾扣其端，贾谊振其绪，枚、马同^[16]其风，王、扬骋其势，皋、朔已下，品物毕图。繁积于宣时，校阅于成世，进御之赋千有余首。讨其源流，信兴楚而盛汉矣。夫^[17]京殿苑猎，述行序志，并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，既履端于倡^[18]序，亦归余于总乱。序以建言，首引情本；乱以理篇，迭致文契^[19]。按《那》之卒章，闵马称“乱”，故知殷人辑^[20]《颂》，楚人理赋，斯并鸿裁之寰域，雅文之枢辖也。至于草区禽族，庶品杂类，则触兴致情，因变取会。拟诸形容，则言务纤密；象其物宜，则理贵侧附。斯又小制之区畛，奇巧之机要也。

观夫荀结隐语，事数自环；宋发巧^[21]谈，实始淫丽。枚乘《兔园》，举要以会新；相如《上林》，繁类以成艳；贾谊《鹏鸟》，致辨于情理；子渊《洞箫》，穷变于声貌；孟坚《两都》，明绚以雅贍；张衡《二京》，迅发^[22]以宏富；子云《甘泉》，构深玮^[23]之风；延寿《灵光》，含飞动之势：凡此十家，并辞赋之英杰也。及仲宣靡密，发端必道；伟长博通，时逢壮采；太冲、安仁，策勋于鸿规；士衡、子安，底绩于流制；景纯绮巧，缚理有余；彦伯梗概，情韵不匮；亦魏晋之赋首也。

原夫登高之旨，盖睹物兴情。情以物兴，故义必明雅；物以情观，



故词必巧丽。丽词雅义，符采相胜，如组织之品朱紫，画绘之著玄黄，文虽新而有质，色虽糅而有本，此立赋之大体也。然逐末之俦，蔑弃其本，虽读千赋，愈惑体要，遂使繁华损枝，膏腴害骨，无贵风轨，莫益劝戒，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，贻诮于雾縠者也。

赞曰：

赋自诗出，分歧异派。写物图貌，蔚似雕画。

析滞必扬，言庸无隘。风归丽则，辞翦美稗。

颂 赞 第 九

四始之至，“颂”居其极。颂者，容也，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昔帝誉之世，咸墨^[24]为颂，以歌《九韶》^[25]。自商已下，文理允备。夫化偃一国谓之风，风正四方谓之雅，容告神明谓之颂。风雅序人，事兼变正；颂主告神，义必纯美。鲁国以公旦次编，商人以前王追录，斯乃宗庙之正歌，非宴飨之常咏也。《时迈》一篇，周公所制，哲人之颂，规式存焉。夫民各有心，勿壅惟口。晋舆之称“原田”，鲁民之刺“裘鞞”，直言不咏，短辞以讽，邱明、子高，并谋为诵^[26]。斯则野诵之变体，浸被乎人事矣。及三闾《橘颂》，情采芬芳，比类寓意，又覃及细物矣。至于秦政刻文，爰颂其德；汉之惠、景，亦有述容；沿世并作，相继于时矣。若夫子云之表充国，孟坚之序戴侯，武仲之美显宗，史岑之述熹后，或拟《清庙》，或范《驹》《那》，虽浅深不同，详略各异，其褒德显容，典章一也。至于班、傅之《北征》《西巡》，变为序引，岂不褒过而谬体哉！马融之《广成》《上林》，雅而似赋，何弄文而失质乎！又崔瑗《文学》，蔡邕《樊渠》，并致美于序，而简约乎篇；挚虞品藻，颇为精核，至云杂以风雅，而不变^[27]旨趣，徒张虚论，有似黄白之伪说矣。及魏晋辨^[28]颂，鲜有出辙。陈思所缀，以皇子为标；陆机积篇，惟功臣最显。其褒贬杂居，固未代之讹体也。

原夫颂惟典雅，辞必清铄，敷写似赋，而不入华侈之区；敬慎如铭，